

元·澳元。

阿公的老家离万泉河不远，站在村头能看到呼啸而过的东环高铁。从博鳌动车站下车，坐上风采车，眨眼间就到了。若是开车，则要沿着弯弯绕绕的绿道慢慢驶，才不至于错过进村的路口。很多年前，村里的男人就是踩着这条路走到万泉河边，再乘船到博鳌港出洋。他们上了大船，下了南洋，一次转身，便成了人们口中的番客。

村子不大，只有二十九户，但家家都有番客。算起来，在老家的村民还没有番客人数多。村里不少上了年头的青砖瓦房，都锁着大门。从木窗栅格探眼进去，看得见老旧尘封的八仙桌、太师椅、枝形吊灯，还有斑斑驳驳的花色地砖。这些昔日番客们省吃俭用回乡盖起的大宅，盛过半个多世纪前留守新娘的无尽泪水，也装过番客们走出半生的缕缕乡愁。如今它们大多蜘蛛网密布，偶有一两扇木门残缺的，常引来成群的鸡鸭鹅鸭进去避阴避雨。村里捉迷藏的孩子，时不时会从某侧厢房的老架子床下，拾到小母鸡来不及回窝下的蛋，再欢欢喜喜捧回家去。

阿公家的老宅至今安好。带着一圈回廊的青砖小院，已经多年无人居住，它在名义上是南洋兄长的产业。逢年过节，阿公会算好日子，掐好时辰，从海口赶回老家除尘上香，从不马虎。尽管海外的父兄后来几乎不曾回老家逗留，但在阿公心里，不管走多远，老宅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大概是万泉河湿润了乡民敦厚的脾性，这个小村里，一直有不成文的村约——不论老宅主人身在何处，只要房在，乡邻们都会默默守护，等待远方的游子再次归来。村里几段未坍塌的青砖老墙，被葳蕤的爬山虎裹得严实，生机勃勃，全无颓败之感，更像是一幅写满故事的乡景画。

阿公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阿公专门带着他回到老家烧香放炮。读书修路，在这个小村里从来都是头等大事。考上学的子弟，能从村里的专项基金领到奖励，专科、本科、硕士、博士，越奖越多。阿公今天话也多了，隔着大大的桌子对阿默说，好好读，向上读，但一定要记得回来烧香！

候，母亲会把灯笼稍一改造，我就有了同样逼真的风筝，而这是很多母亲都想不到的！

灯笼做好了，就等元宵节的到来。吃过晚饭，虽然天上的月明皎洁，但我们还会点亮手中的灯笼，红彤彤地照出一片光晕来，让如雪的月光有了温暖人心的色彩。我们打着灯笼，呼朋引伴地聚在一起，或“一”字排开，或时聚时散，总之，我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欢快地在村子里四处奔跑。有时，我们还专挑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才更能显出灯笼照出的童话一般的世界。

有时，我们村或邻村里有人唱戏，那热闹的戏场更成了我们活动的天地。和父母要上两毛钱，我们就一起打着灯笼到戏场。电灯的光束照得戏台亮如白昼，但台下还数我们的灯笼亮，并且我们也不怕找不到谁，因为大老远一看灯笼，我们就知道谁在那儿。等到看累了，玩累了，我们就买上一些小零食，找个柴堆、树杈或砖块什么的，边吃边看戏。虽然戏台上十分热闹，但看的什么我们第二天就忘了，只知道“捉不到奸臣不散戏”，等看到一个白脸的被推向虎头铡，我们就叫起昏睡的伙伴，重新点上灯笼，随着如潮的人流，心满意足地向家里走去。

晌午，村街排起了扎龙灯的长队。四角方窗的花灯扎在一块两米长的木板上，木板与木板用一根可作把手的木棍穿洞栓实，绑上红布，喜庆映眼。一板接一板的花灯，延绵140余米，犹如一座横跨河面的木桥。龙灯因此又被称作板桥灯。

大锣敲起来，当当当。鼓面蹦出激越的擂声，咚咚咚。朝天的唢呐吹了起来，嘀嗒嘀嗒。大路朝天，艳阳也朝天。带灯人提着灯笼，晃了晃，高声喝彩：龙头起了，迎太阳去了。抬灯人也喝彩一声：抬起来啊，迎吉祥去了。

各家的花窗不一样，有红有绿，有黄有紫。花窗顶上的插花也不一样，有牡丹花、月季花，有芍药花、牵牛花。贴花窗的彩色剪纸图案也不一样，有月照松林，有松鹤延年，有堂前飞燕。一样的是，每盏灯的花窗都精美雅致。

花窗和剪纸出自妇人之手。为这次出灯，村人已准备了三年。庚子年正月，村中有年轻人倡议：这样特殊的年辰，需要抬一次平安灯，驱除污秽之气，给我们保平安。倡议被全村人响应，开始募集资金，购买灯桥板、电蜡。妇人裁剪花窗纹饰。

花窗存放了一年又一年。否极泰来，万物安生。正月，村子一下子热闹了。带灯人领着龙头，朝社庙走。社叫龙兴社，是祭祀谷神和丰收神的仪式，祈愿风调雨顺。

圆桥灯，则是在夜黑之后。天擦黑，带灯人一圈一圈地走，龙灯一圈一圈地绕。从屋顶上俯瞰，龙灯已经圆起了圆笼形，一圈一圈，龙灯就像一条缠绕起来的火龙。龙头被抬得高高的，龙尾舞动了起来，摆出了龙抬头的阵势。晒谷场在燃灯的瞬间，化为一片彩灯的汪洋。唢呐声锣鼓声，也被喝彩声淹没。火龙出海，灵动威武，壮丽丰采。我默念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田野还泛着黛白的光，刚刚返青的鲜草散发出粘鼻的气息。那是一种青涩的、带有早春水汽的、若隐若现的气息，混合着晚归的鸟鸣和长河的颤动。圆桥灯就是把长队形的桥灯摆出各种阵，如长蛇形，如圆笼形，如八卦形，如雁阵形。摆什么阵，全凭带灯人的技艺。带灯人是龙灯的灵魂，领着龙头走，低着头，手中的灯笼撩起，说：吉祥啊，平安走起来。

村前有一个阔大的晒场，带灯人沿着晒场外围走，走最长的周长，以反时针的顺序向内绕。天已全黑，花窗里的灯红彤彤地亮了起来。

带灯人一圈一圈地走，龙灯一圈一圈地绕。从屋顶上俯瞰，龙灯已经圆起了圆笼形，一圈一圈，龙灯就像一条缠绕起来的火龙。龙头被抬得高高的，龙尾舞动了起来，摆出了龙抬头的阵势。

晒谷场在燃灯的瞬间，化为一片彩灯的汪洋。唢呐声锣鼓声，也被喝彩声淹没。火龙出海，灵动威武，壮丽丰采。我默念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圆灯之夜，通常在元宵之夜。元宵节是年俗的最后一个主要节令，又称元宵节、元夕、灯节，蒸千层糕，吃汤圆，放河灯，猜灯谜，舞龙灯，舞狮子。元是万物伊始，是无限之大，是时间出发的站点。元宵节所圆之灯，又称元灯。元灯即希望之灯，初始之灯。从始至终，就是生命的过程。

元灯记

傅菲

节间词话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龙的传人，膜拜灯。灯领着我们走出至暗时代，领着我们走向至明时代。灯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神明。灯，免除了我们的恐惧和长夜。龙以桥的形式，现身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被灯通体照亮。

但龙并不轻易现身。据我二姑说，上一次村里抬龙灯，三姑还是一岁大。我二姑背着三姑，爬到树上看。今年，我三姑已经七十六岁了。我早早约了三姑，说：正月，来看龙灯啊，我们自己扎的龙灯。三姑说：我很想去看，可走不动路了。我莫名地悲戚。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三姑的“灯如昼”，竟然耗去了一生。

龙头吐出了五彩的龙珠，村人喝彩一声：平安、丰收。

龙是五爪龙，在灯海深处游动。公路上，停了数公里长的过路车。过路的客人说：分享吉祥道万福。抬灯人说：人吉祥家家福。

摆了各种阵，带灯人以顺时针的顺序往外绕，一圈一圈地绕出来。这个时候，天幕缀满了水晶般的星辰，明亮又清澈。

圆灯之夜，通常在元宵之夜。元宵节是年俗的最后一个主要节令，又称元宵节、元夕、灯节，蒸千层糕，吃汤圆，放河灯，猜灯谜，舞龙灯，舞狮子。元是万物伊始，是无限之大，是时间出发的站点。元宵节所圆之灯，又称元灯。元灯即希望之灯，初始之灯。从始至终，就是生命的过程。

诗路花语

春天的样子

文博

枯枝上的芽苞探出了头
木棉花蕾徐徐打开，露出红润的笑脸
一群麻雀在树上飞来飞去
忽然飞向高远的蓝天
翅膀把天空擦得湛蓝 托着片片白云
像一张张信笺 邮递回春天的信息

燕子衔着春泥在老宅的屋檐上筑巢
叽叽喳喳把日子叫得热热闹闹
肥厚的炊烟散发出年夜饭的香味
鞭炮燃烧的火焰绽放束束红花
映红了老母亲被年轮碾压的脸
孩子们捂着耳朵聆听春的足音

一阵阵带有暖意的春风吹来
暖阳下，老树兴奋地舞动
不停地扭动它圆润的腰肢
旦夕之间被热烈的时光围拢
我辨认得出，这是春天的样子

观梅琼台书院，奎星楼下另开一侧门通大街

周济夫

残花几朵缀梅枝，每悔寻芳到已迟。
尽放市声来入户，忍妨清气出庭墀？

留春令·春到

陈业秀

酷寒消退，树新苞胀，柳枝莺唱。
数鸭河沟戏嬉游，水清澈，鱼来往。
最是风光迷人样。鸟乐声喧响。
冬去花香绿红还，喜春到，心欢畅。

时间

叶海声

时间在海湾镌刻椭圆
在椰子树上凝结风骨
在海螺和贝壳里描绘纹路
在海涛和波浪的涨落间制作回响
给江、河、湖、海、泉赋予神韵
给海风、海潮和海鸟展现韵律

时间抚平浪花，亲吻波涛
幻化成数百吨石头
在东山岭安家
让树木葱茏、青草摇曳、海岸绵长
时光柔软、明亮、纯粹
给婆娑椰林、洁白云朵、银色沙滩添色
苦心创作铜鼓岭、淇水湾、月亮湾、万泉河、东屿岛……

时间给空间造型
便有了天之涯、海之角
海上渔船——船形茅屋
佐证光阴荏苒岁月蹉跎
时间酿造醇厚的山兰米酒
在黄花梨的格间扮鬼脸装小妖

时间逗留于霸王岭
游走于海島的巍巍群山、茫茫林海
观赏山青、岩奇、花香、蝉鸣、鸟歌、瀑落
长臂猿悠长鸣叫
鱼鳞洲植被繁茂、浪击千层、怪石相连……

时空呈现不同形态
书院的莲花池和载酒堂
浮现东坡手执书卷、脚踏芒鞋的身影
夕阳西下
东坡在桄榔庵步履蹒跚

美榔双塔传情久远
人们见塔明志
五公祠定格先贤品行
后人见贤思齐
马鞍岭火山口为时间穿梭设置通道
时间却偶开小差
在石头里幽默一把
时间若是海湾里的鱼
我想用鱼钩把一些鱼留下

候，母亲会把灯笼稍一改造，我就有了同样逼真的风筝，而这是很多母亲都想不到的！

灯笼做好了，就等元宵节的到来。吃过晚饭，虽然天上的月明皎洁，但我们还会点亮手中的灯笼，红彤彤地照出一片光晕来，让如雪的月光有了温暖人心的色彩。我们打着灯笼，呼朋引伴地聚在一起，或“一”字排开，或时聚时散，总之，我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欢快地在村子里四处奔跑。有时，我们还专挑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才更能显出灯笼照出的童话一般的世界。

有时，我们村或邻村里有人唱戏，那热闹的戏场更成了我们活动的天地。和父母要上两毛钱，我们就一起打着灯笼到戏场。电灯的光束照得戏台亮如白昼，但台下还数我们的灯笼亮，并且我们也不怕找不到谁，因为大老远一看灯笼，我们就知道谁在那儿。等到看累了，玩累了，我们就买上一些小零食，找个柴堆、树杈或砖块什么的，边吃边看戏。虽然戏台上十分热闹，但看的什么我们第二天就忘了，只知道“捉不到奸臣不散戏”，等看到一个白脸的被推向虎头铡，我们就叫起昏睡的伙伴，重新点上灯笼，随着如潮的人流，心满意足地向家里走去。

从1990年到2004年，除去中途赴北京工作的三年时间，我在海南生活了12个年头。可以说，海南留下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基于这份“第二故乡”的深厚情缘，后来的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喜欢有意无意地去寻找和发现当地的海南元素，尤其在国外游历时。这更像是一种追忆，一种温习，其中，东南亚国家的琼州风情最为浓郁。

海南鸡饭被称为新加坡的一道准“国菜”。2008年曾被列入该国发行的一套8联张《地道美食》邮票之中。我们去的那家饭店，主营的就是海南鸡饭。

闲聊中得知，老板娘姓李，是新加坡第四代华裔，其曾祖父于1949年前与同乡从广东结伴南洋，并在新加坡定居下来。说起海南鸡饭，她表情生动。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海南移民将这种美食传到新加坡的。因采用上好的新鲜鸡肉和优质大米配以鸡油、鸡汤、黄瓜片等精心制作，使得鸡肉滑嫩可口、米饭芳香扑鼻。

饭菜上桌后，我们饮着红酒，将身心融入万家灯火之中慢慢品味独具特色的琼州美食，那种感觉，用“惬意”二字来形容，恰如其分。

清补凉是具有典型海南特色的经典食品。采用椰蓉、椰肉、冰块、薏米、花生、空心粉以及西瓜、鹌鹑蛋加椰汁或红糖水配制而成，清凉爽口，解渴消暑。据传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东坡流放海南时，对椰浆情有独钟。曾写下“椰树之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的诗句。某日在新加坡的街头夜市，我们还真碰上了走出国门的海南小吃清补凉。在一家临街的门店里，坐满老老少少的食客。我们也找个地方坐下来，品尝了新加坡的清补凉，与海南的味道一模一样。

海外的海南元素

马珂

海外飞鸿

“海南村”。村民们用海南方言交流，按海南习俗生活。尤其在日寇侵略中国，并大肆在海南强征苦力疯狂掠夺海南矿产资源时期，约有1000多名不愿为日寇卖命的海南青壮年远涉重洋逃难到该村，“海南村”也在日益增多的海南侨民建设下规模越来越大，强盛时期村民达五千余人，渔船达两百余艘。村里还修建起两所华文学校，海南风情异常浓郁。后因海盗猖獗，常对“海南村”进行洗劫，迫使很多村民逃离该村另谋生计，“海南村”由此衰落。不过，每到一些重要的节日，搬离此地的村民就会相约回到曾经的村落，按照海南的风俗举行各种活动。

在马来西亚游历，首都吉隆坡是不能不去的地方。乘缆车从避暑胜地云顶高原下来，我们稍作调整就去拜谒久负盛名的天后宫。天后宫位于吉隆坡的乐圣岭上，由当地的海南会馆出资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宫殿里供奉着中国沿海渔民心目中的海神，寄望神灵保佑渔民出海打鱼能够风平浪静，收获丰盈。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天后宫不仅仅是马来西亚海南后裔拜神祈福的场所，还成为了一处旅游胜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高大庙宇雕梁画栋，气宇轩昂。引得无数不同语言和肤色的游人驻足观赏。而且马来西亚的许多宗教和节庆活动也在这里举行，它还是新人举行婚礼的理想场地。

在马来西亚的日子，我们感受到的琼州气息十分浓厚。海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人文之地，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在勤劳勇敢的海南先贤用智慧和汗水在异国他乡创立家业、繁衍生息的同时，也让独具特色的琼州文化在国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被后人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椰子

投稿邮箱

hnrzb@163.com

元·澳元。

阿公的老家离万泉河不远，站在村头能看到呼啸而过的东环高铁。从博鳌动车站下车，坐上风采车，眨眼间就到了。若是开车，则要沿着弯弯绕绕的绿道慢慢驶，才不至于错过进村的路口。很多年前，村里的男人就是踩着这条路走到万泉河边，再乘船到博鳌港出洋。他们上了大船，下了南洋，一次转身，便成了人们口中的番客。

村子不大，只有二十九户，但家家都有番客。算起来，在老家的村民还没有番客人数多。村里不少上了年头的青砖瓦房，都锁着大门。从木窗栅格探眼进去，看得见老旧尘封的八仙桌、太师椅、枝形吊灯，还有斑斑驳驳的花色地砖。这些昔日番客们省吃俭用回乡盖起的大宅，盛过半个多世纪前留守新娘的无尽泪水，也装过番客们走出半生的缕缕乡愁。如今它们大多蜘蛛网密布，偶有一两扇木门残缺的，常引来成群的鸡鸭鹅鸭进去避阴避雨。村里捉迷藏的孩子，时不时会从某侧厢房的老架子床下，拾到小母鸡来不及回窝下的蛋，再欢欢喜喜捧回家去。

阿公家的老宅至今安好。带着一圈回廊的青砖小院，已经多年无人居住，它在名义上是南洋兄长的产业。逢年过节，阿公会算好日子，掐好时辰，从海口赶回老家除尘上香，从不马虎。尽管海外的父兄后来几乎不曾回老家逗留，但在阿公心里，不管走多远，老宅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大概是万泉河湿润了乡民敦厚的脾性，这个小村里，一直有不成文的村约——不论老宅主人身在何处，只要房在，乡邻们都会默默守护，等待远方的游子再次归来。村里几段未坍塌的青砖老墙，被葳蕤的爬山虎裹得严实，生机勃勃，全无颓败之感，更像是一幅写满故事的乡景画。

阿公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阿公专门带着他回到老家烧香放炮。读书修路，在这个小村里从来都是头等大事。考上学的子弟，能从村里的专项基金领到奖励，专科、本科、硕士、博士，越奖越多。阿公今天话也多了，隔着大大的桌子对阿默说，好好读，向上读，但一定要记得回来烧香！

元·澳元。

每年正月初十，母亲都会记着给我做灯笼。她从破旧的帘子上找来竹篾，用细线扎模型，有时是五角星，有时是亭子，有时是一朵小花，但更多的是动物的样子，因为我最爱小动物了。母亲从来不怕麻烦，总是耐心地捆扎、糊纸、描画，每一个线头都不放过，每一个缝隙都糊严实。两天时间，母亲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给我制作灯笼上，所以每年我拿出去的灯笼，都会引得小伙伴们羡慕的眼光，我也会在这些眼光中感到母亲的伟大。还有一点，到了春风和煦适宜放风筝的时

候，母亲会把灯笼稍一改造，我就有了同样逼真的风筝，而这是很多母亲